PL
2464
Z6H782
v.1
1752

LIBRARY
AUG 9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dacted]

當塗徐位山手輯

經言拾遺

易部

志寧堂藏板

序

易明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聖人作易首乾坤師天地也乃又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豈无形无象假設一太極之名謂在天地之前哉蓋必實有是物乃可以言易有也易云有而注疏家轉以爲无韓康伯曰夫有必始於无故太極生兩儀也邵子曰太極何物也无爲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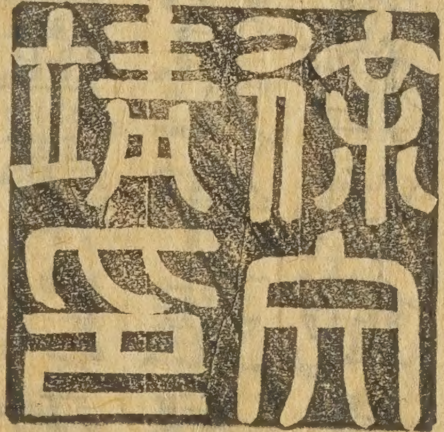
也張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者乃諸儒之陋也然則安所折中哉惟朱子謂原極之所以得名葢取樞極之義此則最爲不易之論也桓譚新論曰北斗極天樞天之中也王希明太乙經曰燧人氏觀斗極定方名夫犧皇燧人氏子仰觀天文而畫卦豈遂遺天極乎要以太極之在天有象者也太極之在易无

象者也故周元公太極圖說曰无極而太極極一也以一生二於是乎有陰儀有陽儀儀者儗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儗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天垂象而聖人儗之也夫聖人得天地之秀而最靈其心一太極也有時用之於卜筮則蓍龜之靈亦其靈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皆聖人之用

之也倘不用聖人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法徒然乞靈於蓍龜豈遂能知吉凶哉易自商瞿氏受學孔子至今以易名世者千數百家潔淨精微之緼發揮殆盡矣縱極意探索不過殘膏賸馥中稍拾其餘瀋耳余家世學易伯兄熙菴仲兄冠山舊藏易傳凡數十種後得通志堂經解易數十種循環觀玩不勝有望

洋之歎茫無厓際竊幸生
古文盛世經學修明得仰窺
御纂折中奉爲天極庶藉以考正朝夕而不
致迷於方向以是知聖皇師天地以作
易易之有極亦猶洪範之皇建有極周
子謂主靜立極莫匪兩極者也誠齋楊
氏曰荀卿不云乎學者以聖王爲師顧
銘斯言於座右其亦此意也夫

乾隆丙子季春位山徐文靖自識時年九十





序

經之大者無過於易聖人五十以學易讀之韋編三絶猶謂假我数年可以無大過則易之貫通三極包羅萬象義藴之廣大精微非它經所比儗可知矣漢興易有四家唯費氏出最後行最盛馬融鄭元遞爲之傳注學者宗之三國時吳虞翻曰易自漢初以來海内英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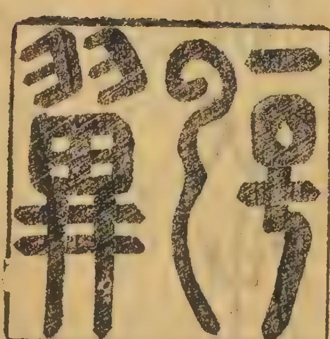
讀者解之率少此易學所以難也大抵
從前說易者多泥於象數至魏尚書郎
王弼暢以義理亹亹乎陳言務去唐孔
氏撰易正義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辭
尚虛誕皆所不取乃必以弼為本博採
諸家附益之良有見也叔岳位翁家世
學易所藏易傳百餘種晨夕玩索溪悉
其絜凈精微之緼而不敢遽以問世謂

聖人以知命之年而學易猶僅云可無
大過何有於龍鍾一腐儒也翁今年八
十有九念易學世守家傳先人提命未
必無一知半解但向有周子易通程子
易傳朱子本義今又有
纂折中集其大成多士悉奉為典型何敢
復參末議所有一得庶或假山陽王氏
而發揮之潤澤之餘時有駁正總期證

明易義非為與王氏有齟齬也其卦爻
彖象敘次則取前明趙香山徐在漢易
原舊式而注疏間附於下頗有異同則
翁之所增益也今年春編次成書命曰
拾遺鵬因問為之請曰是書也裒然一
帙而謂之拾遺毋乃謙乎先生曰宋胡
氏邦衡曾撰周易拾遺李泰發為之序
云其曰拾遺謙辭也余則自道其實匪

議也無以易之先岳冠山翁所著經言
茹實二十卷閤邑嘉其賢公請授梓業
已告竣鵬因請周易拾遺勉加剞劂俾
合為一集見經學萃於一門悉
盛世鼓吹麻明之一助云
旨
乾隆二十年歲次旃蒙大淵獻仲夏臯
月門下侄壻毛大鵬雲翼謹識





經言拾遺畧例

一易原之名始於程大昌葢取班史藝文志易五經之原也嗣後徐在漢趙胥山亦有易原則又本程氏也其易中字句異同多從陸元朗釋文檢出玆或間有補入者散著於卦爻之下概不復贅

一無極之旨楊用修謂本周書道天莫如無極余按老子云知黑守白歸于無極所謂無極者皆是無窮極耳後魏李業興使梁武帝問易太極

是有無對曰太極是有竊謂商書皇建其有極亦是言有未有言無者無極之說始自周子朱子詩曰珍重無極翁蓋專謂周子也

一朱子云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一理竊謂易有聖人之道四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筮亦易中一事故周官以此掌于太卜非全易之書只專爲卜筮也左傳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歎曰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豈謂界卜筮之書乃知周公之德哉論語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豈謂學卜筮之書而可以無大過哉故此編主程子之說者居多

一虞書稱惠廸吉從逆凶已括盡一部易理孔傳順理吉從逆凶亦指理言易問吉凶於卜筮聖人只問吉凶於義理其言卜筮者用之以斷疑成務使萬氏知所趨避云耳聖人知進退存亡豈待易哉

一易書彌綸天地其道甚大何所不有羣天下萬世之人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其包舉而靡遺者無可拾也其雜賾而不厭者亦何在不可拾也乙亥春易彙初就夢有遺寸楮以示余者曰三皇剩道而不痛余繹之曰剩遺也於所剩者而拾之庸可棄乎因名其彙曰拾遺而又爲補遺一册系之于後

一毛生雲翼其廼翁靜源先生以明經候補學博尤邃於經義埀訓殷殷故毛生學有根據余屬

以讐校易稿多所補益而又爲易學源流一編
包羅今古放失舊聞俾學者有尚友百世神交
千聖之想信可以行遠而傳後也因爲慫慂之
鋟以問世併附于此

經言拾遺目錄

周易拾遺
卷一
卦爻上
卷二
卦爻下
卷三
彖傳上
卷四

彖傳下
卷五
象傳上
卷六
象傳下
卷七
繫辭上
卷八
繫辭下

卷九
文言傳
卷十
說卦傳
卷十一
序卦
卷十二
雜卦
卷十三

易學補遺
卷十四
易學源流

經言拾遺卷之一

當塗　徐文靖位山學

任增　毛大鵬雲翼訂

周易卦爻上

乾元亨利貞唐孔氏曰此乾卦本以象天何不謂之天而謂之乾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

靖按文王作易以明天道首曰乾元亨利貞王弼略例曰凡體具四德者則轉以勝者為先故曰元亨利貞也邢璹注曰元為生物之始春也亨為合聚於物夏也利為和諧於物秋也貞能幹濟於物

冬也解釋卦首者其義不過如此朱子本義曰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當是君子行此四德者注卦首无此意也

九三夕惕若厲 說文作夕惕若夤

靖按徐寒泉趙胥山所輯古易薈稡羣經可謂勤矣然亦間有未安者爲補正之如乾三夕惕若厲謂若字絕句與豐發若巽紛若節嗟若離沱若嗟若同夕惕若厲說文作若夤古皆作一句讀據文雖危无咎之文則厲字不屬上宜另爲句今竊不然魏王弼注至于夕惕猶若厲也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王莽傳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後漢書謝夷吾傳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敕也晉傳咸叩頭蟲賦无咎生於惕厲後周保定三年詔惟斯不安夕惕若厲宋隆興元年九月馬騏講乾夕惕若厲上曰當讀爲若厲是

古者皆以若厲爲句厲只是震動儆惕之意非危也也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爲危地文言雖危无咎者言朝乾夕惕若厲雖處危地而无咎非卽以厲爲危也本義以爲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則是以厲爲危矣以以厲爲危可謂雖厲无咎乎

上九亢龍有悔亢說文作伉

靖按白雲郭氏曰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然乾上有悔當猶是反悔之悔非尤悔之悔惟動而有反悔自省之意故爻辭不敢豫定其吉凶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朱子曰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

靖按羅源陳氏曰林元齡言龍門山人者以卜筮而善言易嘗與論爻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无窮三百八十四爻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爲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奇數也揚雄作太玄遂有踦贏二贊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大抵易之爲書无所不有或以歷數或以卜筮蓋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坤 古字作巛 **利牝馬之貞** 王氏注曰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史記平準書注索隱引易云行天莫如龍又引易云行地莫如馬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王氏注曰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爲物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孔氏曰假令人是陰柔而之剛正亦是離其黨

初六履霜堅冰至 朱子曰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

靖按魏太史許芝引此句履霜上有初六字下无堅冰字舉正只存履霜二字趙胥山曰七十二候九月霜降十一月冰堅而坤則十月之卦何以言霜言冰蓋坤初一變爲復復之初即剝之上人但知剝極爲復而不知九月之剝十一月之復其間尚有十月之坤焉坤純陰疑于无陽而不知復之一陽從十月半漸生于坤中至冬至而一陽始成剝之一陽自霜降漸消至十月半而一陽始盡

六四括囊无咎 前漢書囊括四海張晏注括結囊也

六五黄裳元吉 程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臣居尊位猶可言也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隆山李氏曰坤六爻无君位乾爲君六爻皆君事坤爲臣六爻皆臣道也

靖按宋史郭雍傳雍曰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乾之九二雖有君德

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位无兩君坤有兩臣德无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黄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史稱其發明精到不信然哉

用六利永貞　王氏乾用九注曰夫以陽剛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爲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

屯　王注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也

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　班固幽通賦紛屯亶與蹇連兮師古注引易屯如亶如亶亶音竹延反班鄭玄本作般說文作驙靖按屯卦乘馬班如凡三見二三乘馬班如子夏傳曰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言二欲乘馬往適於五非初九與己作寇則得五爲婚媾矣故班旋而不進也二守貞而不受初九之愛字十年難息乃得

往適於五也四乘馬班如求初而往慮二妨巳故般旋而不進追明知初之納巳二不能害巳志故往而无不利也上乘馬班如進无所適雖比於五五屯膏而不與之相得故窮困闉厄而至於泣血也

匪寇婚媾馬融曰重婚曰媾鄭玄本作冓云猶會也六三即鹿无虞鹿虞翻王肅本俱作麓

蒙孔氏曰蒙者微昧闇弱之名初筮告王注筮者決疑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故初筮則告再三瀆說文作黷初六利用刑人用說桎梏本義曰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

靖按爾雅曰杻謂之梏械謂之桎此豈發蒙之具哉程傳以發蒙為下民之蒙又以桎梏為拘束益

謂此也其實利用刑人者不過如虞書扑作教刑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具訓于蒙士已耳蓋教刑卽夏楚以收其威而蒙士卽童蒙始學之士不必其皆下民也此發蒙所利用也用說桎梏者說如輿說輻之說謂棄去也彖傳蒙以養正孟子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胥此道也其取象於桎梏者蒙之下卦坎體也荀九家坎爲桎梏故蒙初取象以之豈痛懲而暫舍之謂哉孔氏正義曰用說桎梏以往吝者若以正道而往卽其事益善矣若以刑人之道出往往之必有鄙吝其不以桎梏爲發蒙之具可知矣

九二包蒙陸德明作苞　上九擊蒙擊馬鄭作繫王弼注童蒙願發已能擊去之合上下之願故莫不順也

需歸藏易作溽　需有孚古本作尃　九二需于沙鄭古本作沚孟喜本沙下

有衍字象下正義曰衍謂寬衍去難雖近猶未逼于難 九三致寇至 寇鄭亰王肅本作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王注曰凡稱血者陰陽相傷者也穴者陰之路也孔氏疏曰即坤之上六其血亰黃者是也此六四一爻若以戰鬭言之其出則為血也以居處言之其處則為穴也

訟有孚窒惕 窒馬融鄭亰本俱作咥馬讀為躓云猶止也鄭云覺悔貌

朱子本義曰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

靖按朱子卦變圖云凡一陰一陽之卦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之卦皆自臨遯而來又曰伊川不取變卦之說自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諸處牽强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以

今按之易原无所爲卦變卦變者揲蓍求卦之法由本卦變而之他卦也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變者變動而不居聖人觀變而立卦如乾一爻變則立爲姤坤一爻變則立爲復也有本卦變而之他卦者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昭二十九年蔡墨論乾云其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二變也僖二十五年晉侯將納王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莊二十二年周史筮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昭十二年南蒯之筮遇坤之比六五變也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之卦也賁三陽三陰不以上卦之柔來入于乾中則无以文剛不以下卦之二剛分其一以文卦上則无以文柔所謂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間雜而成文者也无妄以外卦乾之一剛來居內卦之坤初爲主于內內卦一陽來復復則不妄故无妄本義以賁卦自損而來又自既濟而來无妄自訟而變則是先有彼卦而後方

有此卦也其實犧皇重卦只因一已成之卦以八卦次第加之非有所謂自某卦變成者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孔疏曰克勝也自下訟上與五相敵不勝其訟三百戶者鄭注禮記云小國下大夫之制苟自隱藏不敢與五相敵則无災眚

靖按克當訓能如呂刑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其刑其罰惟審克之之克自下訟上如呂刑其刑上備孔安國傳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之上疏以爲與五相敵君臣无訟父子无獄豈五以元吉在上之主二敢與五爲訟哉眚言眚削也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云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則此眚與孟子削其地義同削其地而僅餘三百戶狹小之至庶可復免於眚削故曰邑人三百戶无眚向來多以爲災眚與

三戶何與乎向使戶非青削彼錫土之時何當僅有三百戶三百之外戶將焉往哉又注意謂歸竄其邑乃可免災者以經稱其邑二字連上為句人三百戶合下為句今按象有曰不克訟歸逋竄也則其邑二字不當與上逋字相連為句可知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 鞶王肅本作槃

師

師貞丈人吉 子夏傳作大人王注曰丈人莊嚴之稱

靖按周禮司几筵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注云問事之正曰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賈疏云易師卦師貞丈人吉彼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謂天子諸侯主軍者貞於陽卜此吳語黃池之會董褐言也注云貞正問卜內曰陰外曰陽也然則此師貞非即利貞之貞蓋言以師之正為問也故彖釋之曰貞正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注曰律不可久失律而臧何異於否

靖按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史記律書曰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謂此也否當爲可否之否失律則否臧凶能免乎

九二王三錫命錫鄭玄本作賜利執言言舉正作之言弼本行書之下引脚稍類言字遂誤作言

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朱子語類曰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却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来開國承家是公共得的未分别君子小人在小人則是勿用他講議經畫耳此義方思量得未敢入本義姑記取

靖按小人勿用承上大君有命而言勿者禁止之詞勿用者即大君之命也二剛而中王錫命以著

其寵上順之極君有命以重其防葢大君正功之日功大者開之以國功小者承之以家分茅胙上大啓爾宇而又欲世世子孫安其人民守其社稷進君子而退小人長保富貴於无窮也長國家而小人是用則必致敗于而國凶于而家故大君于正功之日申以以命令俾凡有國有家者戒以小人勿用也勿用句即大君命之之辭若謂開國承家不妨與小人共之但勿用與他謀議經畫則此有國有家者已經與小人公共又何從使綱紀政治不與謀議經畫乎故知小人勿用者大君命之辭周書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漢武帝命廣陵王曰勿邇宵人均是意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本義曰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

靖按孔疏曰原謂原窮比者根本筮謂筮決求比之情程傳曰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惟朱子以原筮爲再筮爾雅釋言原再也文王世子末有原後漢張衡再轉復爲太史令曰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是原爲再之意也胡雲峰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

不寧方來 本義曰其未比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

靖按漢鄭氏大射儀注天子祝侯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蓋我能再筮自審果有元永貞之德則不寧之侯方來正歸重于自審意未可以方來爲將來也後夫凶本義以遲而後至爲訓孔疏以夫爲語辭或以夫爲丈夫爲後來之人竊意後當訓不如松栢後凋之後如家語禹朝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戮之之後非但遲至而已史記封禪書萇弘設射殺貍首

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貍一名不來因取以況諸侯之不來卽所云後夫凶也

初六有孚盈缶漢鄭氏注曰六爻辰在未上値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也弼注曰著信立誠盈溢乎質素之器孔疏曰此假外象喻人事也

九五王用三驅鄭京本作毆

小畜古本一作蓄歸藏易作毒畜

九三輿說輻古本一作輹

六四有孚血去晁以道云血古文作恤弼注曰夫言血者陽犯陰也四乘於三逅不相得三雖逼巳而不能犯故得血去懼除保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子夏傳作戀如

上九尚德載德子夏傳京房虞翻本皆作得

月幾望 幾子夏傳作近孟荀一行本皆作旣

靖按月大則十六日爲望若月小則十五日爲望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

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 弼注曰居履之時以陽處陽猶曰不謙而況以陰居陽以柔乘剛者乎故以此爲明眇目者也以此爲行跛足者也

靖按成二年公羊傳云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窺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以此爲明爲行其不免于登臺而笑也宜矣

武人爲于大君 本義曰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藉之類

靖按履虎尾咥人凶此葢暴虎馮河之武人雖至死而不悔者以此人而有爲于大君其志徒切于

剛猛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所以若蹈虎尾而有咥人之凶也三雖居下之上於位為不當不過一武人已耳觀其於有為之下著一于字非即為大君明矣顧乃比之以秦政項藉非其倫矣若四之愬愬終吉是乃臨事而懼者知四之志行則三之志剛而不足與有行可知矣

九四愬愬終吉 馬融本作虩虩 上九視履祥 古本作詳

泰

初九拔茅連茹以其彙 郭璞洞林彙字絕句古文作胃董遇本作夤云出也又傅氏注胃古偉字美也鄭注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

九二苞荒 說文作巟巟水廣也虞翻本同鄭讀為康云虛也 六四翩翩 古文作偏偏陸德明本作篇篇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本義曰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

靖按易緯曰易之帝乙爲湯又京房易傳載湯歸妹之辭舊皆以帝乙爲湯書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程傳亦疑之以爲未知孰是据左傳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是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是帝乙爲紂父無疑矣漢鄭氏注曰五爻辰在卯春爲陽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王弼注婦人謂嫁曰歸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文也

上六城復于隍　子夏傳作堭姚信本作湟

否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王氏曰夫處否而不可以有命者以所應者小人也今初志在君處乎窮下故可以有命无咎而疇麗福也疇謂初也孔疏曰疇謂疇匹離麗也謂附著也言九四命初身既无咎初既被命附依得福也

靖按否之時上下不交四雖近君安得自命于初也時否五居尊得位能休否道者也四承其命而延攬正士故曰有命與師大君有命之命同此四之有命於初而已身得无咎也爾雅疇誰也郭注引易疇離祉其義失矣

九五繫于苞桑 苞荀爽本作包孔氏疏曰苞本也凡物繫于桑之苞本則牢固也

同人 六二同人于宗吝 孔疏曰係應在五而和同于人在于宗族不能弘闊是鄙吝之道

靖按同人于宗非謂宗族也當如有子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之宗孔安國傳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睽五厥宗噬膚孔疏曰宗主也謂二也今和同于人但于已所宗主者同之是吝道也弼注曰應在乎五惟同于主過此則宗爲心偏狹鄙吝之道是以宗爲宗主也假令以宗爲

宗族二與五豈果爲一族乎

九四乘其墉 鄭玄本作庸

大有元亨 程傳曰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惟升之象誤隨他卦作大亨

靖按升元亨利貞彖曰剛中而應是以大亨臨元亨利貞彖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革元亨利貞彖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隨元亨利貞彖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升也鼎也大有也蠱也四彖元皆訓大非升彖誤隨他卦作大亨也程傳偶未之審耳古來元皆訓大如湯誥聿求元聖孔安國曰大聖陳列謂伊尹左傳昭十一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元吉訓大豈誤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本義曰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皆

作亨字

靖按王輔嗣易注於隨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四王用亨于岐山有三公用亨于天子亨皆訓通讀爲元亨之亨惟益二王用享于帝吉則以爲享帝之美不訓作通以享从子亨从了字異故也据僖二十五年傳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又京房易傳曰亨獻也許氏說文享亨二字本一字則本義作享者是也

謙 君子有終 說苑終下有吉字 初六謙謙君子 漢藝文志易之嗛嗛師古曰嗛字與謙同 六五利用侵伐 侵王廣本作寢郭京舉正作征 上六征邑國 古本作征國陸德明從之

豫 六二介于石 介古文作砎鄭云磨砎也馬融本作扴云觸小石聲

靖按晉書桓温傳温上疏曰矸如石焉所以成務亦引此作矸字

六三盱豫盱子夏傳作紆京房本作汙姚信本作盱云日始出也引詩盱日始旦

靖按小雅曰云何其盱盱望視也六書故曰張目企望者必猶豫不進也

九四由豫馬融本作猶豫云疑也朋盍簪簪古文作貸京房本作撍蜀才云速也虞翻本作戠云叢合也陸希聲本作捷

靖按徐退山曰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隨

初九官有渝官蜀才本作館

靖按孔疏曰人心所主謂之官渝變也初九上无其應无所偏係可隨則隨是所執之志有能渝變

也又孫奭孟子疏曰必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主恩故亦爲官矣荀子云必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也

蠱 歸藏作蜀 利涉大川 本義曰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

靖按陸庸成曰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爲要故曰大亨貞爻亦首貞貞吉焉蠱只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何也隨无故也无故而動說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弗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臨 孔疏曰案序卦云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監臨於下故曰臨也 至于八月 有凶 孔疏曰云八月者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今案輔嗣注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宜據否卦之將故以臨卦建丑而至否卦建申爲八月

觀盥而不薦（盥王肅本作觀　薦古本又作纂）

靖按伊尹陳戒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故文王演易於觀以廟祀言之至何以謂盥注疏皆未詳今按周禮欝人掌祼器凡祼事沃盥御僕掌大祭祀相盥而登鄭注云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登謂王匕牲體於俎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匕牲又按少牢饋食禮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鄭氏曰枓斢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下云卒脀祝盥于東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鄭氏曰將納祭焉則是盥在未薦之先也王氏曰至薦簡略不足復觀故觀盥不觀薦也

六二闚觀（闚古本一作窺）

噬嗑（王氏曰頤中有物齧而合之噬嗑之義也）初九屨校滅趾（陸德明本作止）九

四噬乾胏子夏傳作脯得金矢本義曰周禮訟獄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
靖按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傳亦云金取剛矢
取直或謂訟獄入金矢蓋劉歆逢新室之惡假訟
獄以為聚財而陰託周禮為名實開後世鬻獄行
賄之端朱子不宜引之以注易是又不然大司寇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
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至于朝然後聽之注云百矢
為束三十斤為鈞束矢鈞金固非貧民所能辦必
入而後聽其辭則民之不能達者多矣不知聖人
之意以其入金禁民訟獄使之自惜其金矢而
萌悔心猶可止也故入金三日乃致于朝實禁之
也且亦如官刑軍刑之類則入金矢非窮民也若
窮民之獄秋官司寇既以肺石達窮民夏官太僕
又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然則
入金矢所以禁富民之健訟也剛直則聽不剛直
則不聽也又古所謂金者實銅鐵類也禹貢惟金
三品鄭玄謂金三品者銅三色也呂刑墨辟疑赦

其贖百鍰孔安國曰鍰黃鐵也管子曰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亦是意也豈眞假之以聚財而因疑周禮非周公之書并疑朱子之誤信周禮以注易哉

六五噬乾肉說文作奠上九何校古文亦作荷

賁小利有攸往小郭京舉正作不云不字草書勢如小字初九舍車而徒車鄭張本作輿六四賁如皤如皤鄭京陸績本作燔云四欲適初進退无從故燔如

靖按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牲用白鄭注翰白馬色也易曰白馬翰如孔疏曰所引易者易賁卦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賁離下艮上鄭氏注云六四巽爻也有應于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白馬翰翰如謂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爲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据爾雅釋詁曰翰幹也是矣六五賁于丘園賁陸德明引黃本作世束帛戔

戔子夏傳作殘殘

靖按說苑曰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太息意不平孔疏謂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諸儒以爲若賁飾丘園之士與之故束帛乃戔戔衆多也今案輔嗣注全无聘賢之意且爻之與象亦无待士之文靖按家明言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所謂人文者非文士賢士而何孔子遇程本於郯屢顧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亦用此束帛也

剝歸藏易作僕 初六蔑貞凶蔑荀爽本作滅王弼曰蔑猶削也 六三剝之陸德明本无之字 六四剝牀以膚京房本作簠謂祭器 上九君子得輿得京本董本皆作德輿董本作車

復 朋來无咎朋五行志引京房本傳作崩 反復其道復古本一作覆 七

日來復本義曰自五月姤卦一陰生至此七月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爲反復其道至于七日當得來復

靖按孔疏曰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又按安石詩說曰彼曰七月九月此日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葢坤爲純陰十月之卦陰數窮于六而七則又爲乾之始復一陽即乾之初故云七日來復也復與剝相對剝卦倒而成復反復其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初九无祇悔祇从氏示有兩音音祇神祇之祇音祇訓適吳幼清作祇非祇从衣氏短衣也王肅作禔云妥也九家本作多音支又作敍與多同義猶但也

六三頻復頻古文又作嚬

同是顰蹙之顰鄭亘本作卑音上六有災眚陸德明本作災災鄭亘本作裁

无妄妄史記作望歸藏易作毋六二不耕穫不耕而穫非陸德明或作

大畜古本又作蓄歸藏易作毒九三良馬逐作逐逐鄭姚本俱曰閑輿衛

作日曰鄭本六四童牛之牿牿說文及九家俱作告童廣蒼作犢說文作僮

六五豶豕之牙其牛牲之互徐邈互音牙是牙與互鄭讀牙為互周禮牛人職凡祭祀共

也通

靖按大畜艮止乾健剛健篤實言其能止能健也先儒多以三字連讀之以為艮能止乾之健則誤矣初爻有厲利已厲與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同利亦即利用安身之利利於凡利於已德者即刻厲而為之故曰利已乃讀為已止之已抑又誤矣三以象辭不犯災為利止勿犯為尤非雜卦傳大畜時

也无妄災也此二卦反對无妄之災其咎在行初
畜德而无慕於外故不犯災豈以四能止初而云
哉二之說輙亦是自所欲說故无尤三閑與衛孔
疏曰閑是周衛之名則二與乾二閑邪之意同矣
四童牛之牿本義曰童未角之稱牿施橫木于牛
角以防其觸夫既未角牿將安施且既爲橫木牿
當从木不當从牛周書費誓曰今惟淫舍牿牛馬
無敢傷牿牿之傷則有常刑孔安國傳曰今軍人
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無敢
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孔疏曰牿郎閑牢之謂則
是此童牛之牿言童牛係之閑牢而芻畜之以象
童蒙之養正爲易畜耳豈施橫木于角以牿之謂
哉五豶豕之牙爾雅𧳍豶郭注曰俗呼小豶猪爲
𧳍子是豶爲豕之小者猶童牛也月令仲春擇元
日命有司去桎梏鄭注曰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
在足曰桎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牛四足何
以稱梏鄭答曰牛無手前足施梏也其說枝矣今
據周禮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以授職人

而芻之鄭氏讀職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埤雅曰牙畜豶豕之杙也蓋豕性躁而善逸繫之以牙則易為芻畜初何嘗有程傳去勢鄭志栫足之謂哉畜上為艮艮為徑路爾雅曰路四達謂之衢上九以一陽居兩陰之上有天衢之象象所謂涉川應天者也通卦爻象俱借畜豶馬童牛豶豕以廣言畜德之義初何嘗以健為惡而以艮能止健為美哉

頤

初九觀我朶頤　朶从几从乃非京房本作端　六二顛頤拂經拂子夏傳作弗云輔弼也王氏注曰養下曰顛拂違也經猶義也二處下體之中元應于上反而養初故曰顛頤拂經于丘也孔疏曰丘所履之常處也是違此經義于常之處　六三拂頤貞程伊川楊敬夫皆以此為絕句　六四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蘇林音迪志林云攸當為逐漢書作浟荀爽本作悠劉瓛本作䇞云遠也按說文䇞式六反

靖按王氏曰體屬上上體居得其位而應于初以上養下得頤之義故曰顛頤吉也下交不可以瀆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敦實也觀其自養則履正察其所養則養陽頤爻之貴斯爲盛矣

大過　孔疏曰過謂過越之過非經過之過

靖按前漢書淮陽王傳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巳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則以爲過誤之過

九二枯楊生稊　鄭亢本作荑云木更生也

靖按夏小正二月柳稊三月時有見稊洪武正韻稊音題木稊也管子春三月天地乾燥萬物交通草木荑生可食虞翻易傳曰楊葉未舒稱稊弼注曰稊者楊之秀也

九五[illegible]其士夫士舉正作少

坎歸藏易作犖劉獻本作欿習坎舉正謂習字上脫一坎字六三險且枕險古文及鄭玄向秀本作檢鄭云木在首曰枕手曰檢枕古文作沈直林反九家作玷六四樽酒簋貳用缶孔疏曰既有樽酒簋貳又有瓦缶之器故云用缶也

靖按漢鄭氏注曰四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于簋副設玄酒以缶又按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注云壺大一石缶大小未聞亦引坎四曰尊酒簋貳用缶則此樽卽禮器所云五獻之尊也

納約自牖陸績本作誘九五祇既平祇說文京房本作禔鄭玄本作坻上

六寘于叢棘寘子夏傳作示云衆議于九棘之下也姚信本作寔云置也張作置

靖按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注曰外朝在路門外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置于叢棘

離古本一作离　九三日昃之離昃說文作厢陸德明本作昃　不鼓缶而歌鼓鄭玄本作擊

靖按爾雅盎謂之缶郭注缶盎也詩陳風坎其擊缶孔氏詩疏曰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缶於易凡三見比初有孚盈缶則缶是注水之器坎四用缶注云設玄酒以缶則缶又酒器也此云鼓缶則缶又樂器也

則大耋之嗟耋京房本作絰蜀才本作咥凶古文及鄭薛本无凶字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沱古文一作沲荀爽本作池戚子夏傳作慼云咨慙也

靖按秦風車鄰云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毛傳八十曰耋孔氏疏引易離卦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伯舅耋老服虔曰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文也

上九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王氏曰離道已成則除其非類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時也

靖按宣公十二年左傳晉楚交戰楚攝叔爲車右曰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折首謂折馘也獲匪其醜謂執俘也

經言拾遺卷之一

經言拾遺卷之二

當塗　徐文靖位山學
侄壻毛大鵬雲翼訂

周易卦爻下

咸歸藏易作諴　取女吉取古本亦作娶　初六咸其拇子夏傳作𧿹荀爽本作母云陰位之尊　六二咸其腓荀爽本作肥謂五也尊盛故腓稱肥王廙云動於腓腸斯則行矣　九四憧憧往來憧京房本作憧云遲也

靖按漢郭仲碑亦作憧徐邈憧讀若童魏挍曰憧遊思也所見者小逐物擾擾古人以爲有童心所以儆之也

九五咸其脢王氏注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子夏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云脢背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

上九咸其輔頰舌頰孟喜本作俠

恒

恒亨王氏曰恒而亨以濟三事也褚氏曰三事謂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浚鄭玄本作濬䟽曰深也

九三或承之羞或鄭玄本作咸非當從論語爲或竫按此或字猶莫益之或擊之之或

上六振恒振虞張本皆作震說文作榰

遯歸藏易作遂

九三繫遯繫李鼎祚陸德明本俱作係鄭注曰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係故曰係遯

九五嘉遯程傳曰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

靖按遯當陰柔方長之時知幾之君子皆欲退脫遠去六二以柔順中正居大臣之位執意遯藏牢不可破如黃牛之革之堅再三勸諭莫之勝遯矣乃五爻皆言遯而二獨不言遯者二居大臣之位志雖欲遯實未嘗遯也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君嘉美六二之賢反正其欲遯之志以思共濟時艱二象曰固志五象曰正志蓋反正其固遯之志也所謂得正而吉者此也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者此也向使五不主君位所謂得正而吉者誰哉剛當位而與時偕行者誰哉商書說命武丁曰余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周書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皆以君遯者也則遯五主君位言何不可哉

上九肥遯无不利 楊用修曰古文肥作蜚或誤作蜚非

靖按姚令威西溪叢語云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巷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

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欲飛遯以保名注引易上九飛遯无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飛遯離俗正揚子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者也

大壯　孔疏曰壯者强盛之名以陽稱大大陽長既多是大者盛壯故曰大壯

九三羸其角　羸王肅本作縲鄭虞本作纍蜀才本作累張作虆

六五喪羊于易　易鄭玄音亦謂佼易陸績本作易謂疆易

晉　晉孟喜本作齊陸德明云齊子西反義同楊用修云躋亦進也

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本義曰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

靖按君之於臣有父道焉母道焉故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晉五之於二不惟錫予之厚又見親禮是以母道之慈愛待其臣者故云王母胡雲峯曰小過六二遇其妣即此言王母也然不言母而

言王母晉下體坤坤爲母六五居尊故言王母以別之程傳以王母爲祖母殆非矣

九四晉如鼫鼠鼫子夏傳作碩鄭玄引詩云碩鼠碩鼠母食我黍謂大鼠也陸璣以爲雀鼠孔疏曰王注云進如鼫鼠无所守也蔡邕勸學篇鼫鼠五能不成一伎王以爲无所守蓋五伎者當之

六五失得勿恤失孟馬鄭虞本皆作矢馬王云離爲矢虞云矢古誓字

上九晉其角本義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

靖按孔氏疏曰晉其角者西南隅也蓋以晉上卦爲離離爲日晉上九日昃之象故曰角也日已在角而猶進進過乎中豈可成其大事哉維用伐邑而已離爲甲冑爲戈兵故云伐邑離本卦王用出征亦猶是也程傳曰角爲剛而居上之物伐邑謂內自治也夫以角而居上則得矣於晉所謂明出地上者則未當也王氏曰處晉之極過明之中明將夷焉而猶進今當從之

明夷孔穎曰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於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

六二夷于左股 夷子夏傳作睇鄭玄陸績同云旁視曰睇京房本作胰股馬融王肅本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行姚信本作右云自辰右旋入丑

靖按二夷于左股鄭氏注曰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爲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爲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今按周髀經曰冬至之後日右行夏至之後日左行左者往右者來趙爽注曰冬至日出從辰來北爲右夏至日出從寅往南爲左六二夷于左股者夏至之後陰長陽消日從寅往南爲左時也姚信本作右云右旋入丑非矣

用拯馬壯 拯說文作抍子夏傳作抍字林抍上舉音承

六五箕子之明夷 箕子蜀才本作其其子古篆箕原作其漢儒林傳云蜀人趙賓以爲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

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劉向說苑亦引之

靖按庾子山齊王碑囚箕子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竹書紀年殷王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來獻捷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是殷紂囚箕子處即文丁囚季歷之處也周公之作爻辭也顯言箕子之明夷以卦名係之其悲痛之情見乎辭矣象明言箕子之貞明不可息象明言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向與固不引此以折之轉從而述之何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靖按南狩者自處於離明之極志在於得其大首奈時有未可不可疾貞故象以志字發之言其其志在於去闇主也

上六不明晦 擧正云晦字上脫至字誤增不明字

靖按王氏曰處明夷之極是至晦者也故擧正云爾

家人歸藏易作散家人　六二在中饋孔疏曰婦人之道其所職在於家中饋食供祭而已

靖按少牢饋食禮諸侯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也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祭祖禰也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是也饋漢志作餽師古曰言婦人之道无所必遂但居中主饋食而已

九三家人嗃嗃荀爽本作確確劉瓛在嗃嗃　婦子嘻嘻張揖作嬉嬉陸績作喜喜

睽易原曰从目者目言覞也从目者言日月相違也今睽卦从目　初九見惡人无咎

王氏曰將方乖離而位乎窮下上无應可援下无權可恃顯德自異為惡所害故見惡人乃得免咎

也正義曰見

謂遜接之也

靖按遇是不期而遇見則我往見之也如孟子言陽貨先豈得不見是也孔氏以爲遜接之葢因象言辟咎而云也

六三其牛掣 說文作觢云角一俯一仰子夏傳作契云一角仰也鄭玄本作犎云牛角皆觸曰挈荀爽本作觭 其人天且劓 說文作剠王肅本作鼿孔疏曰剠額爲天截鼻爲劓

三處二四之間皆不相得其爲人也四從上刑之二從下刑之故天且劓而應在上九初雖受困終必見合故无初有終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弧古本一作壺虞翻觧曰說猶置也兌爲口離爲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象

靖按周禮云冥氏掌設弧張賈公彥疏曰弧弓也謂張弓以取猛獸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

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鄭氏注曰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承上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自應張弧以射之何當作壺字也

蹇　六二王臣蹇蹇孔疏曰王謂五也臣謂二也六二志在匡王能涉蹇難而往濟蹇災古王臣蹇蹇也　九三往蹇來反反鄭京據王弼本作正

解歸藏作荔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本義曰此爻取象之義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

靖按彖引云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易中无此例於師以五陰從九二泰六四言三陰翩然下復臨初九九二之徧臨四陰俱未嘗除五君位今田獲三狐乃獨除五不然也況田獵之矢豈有黃者今按解下爲坎坎爲隱伏狐之類近之荀九家又有坎爲狐坎三爻即三狐也九二居中爲得中直故

云田獲三狐得黃矢總之去邪媚而得中直一言以蔽之矣

九四解而拇荀爽本作母與咸初咸其拇同

損歸藏作員二簋可用享簋蜀才本作軌

靖按秦風曰於我乎每食四簋孔氏疏引考工記旊人爲簋其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左傳四升爲豆是簋容斗二升也周禮疏曰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易損卦二簋可用亨注云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洪覺山曰二簋惟損時可用聖人恐人泥以爲常故象特以應有時發之本義曰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然則時者天之運而與時偕行者聖人之權也

初九巳事遄往巳虞本作祀遄荀本作顓

竑按詩有之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則凡可以已亂者宜速往也王注曰事已則往不敢宴安遄速也孔疏曰已事遄往者巳竟也若事巳不往則爲傲慢竟事速往乃得无咎恐未然也

益 六三告公用圭 王肅本圭上有桓字

王氏注曰凡事足以施天下則稱王次天下之大者則稱公六三之才不足以告王足以告公而得用圭、也

竑按益之用凶事如周禮遺人職云掌邦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告公用圭者謂凶事所用之圭周禮典瑞掌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爲鎮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定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恤者闓府庫振救之天災流行何國蔑有故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是則告公者卽

告于公侯之謂也其於損上益下之義較
切矣豈三之才不足以告王乃告公哉

九五勿問元吉本義曰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
有信以惠于上不問而元吉可知
靖按鄭孩如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
五益下者也損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五但知民之
當益而已勿問元吉矣此
惠心之出於有孚者也

夬告自邑王氏曰告自邑
謂行令於邑也
靖按周禮載師職以家邑之田任稍地鄭注曰家
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
子弟所食邑也小司寇之屬縣士掌野注曰地距
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
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
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
也賈氏疏引載師云公邑在甸地則二百里亦有
公邑此所爲告自邑者旣揚于王庭王庭是百官

之處以君子而央小人旣可顯然發揚決斷之事于王者之庭而又告之於遠近諸邑示公正而无私也自起也當讀如書多士篇自乃邑之自

初九壯于前趾荀爽本作止九二惕號惕荀爽翟京本作錫云賜也

九三壯于頄鄭京本作頯云夾面也蜀才本作仇九四其行次且次古本一作趑說文及鄭京本同云倉卒也馬融云却行不前也又古本或作跋且馬云語助也古本或作趄一作跙

牽羊悔亡牽子夏傳作掔九五莧陸夬夬莧正譌作莧胡官切音桓上从丷是羊頭非草頭下从見如兎字非見字蓋山羊細角而大形者陸蜀才本作睦云親也

靖按項氏玩辭曰夬之上卦爲兌兌爲羊故四五皆取象于羊是亦正譌之說也據子夏易傳曰莧

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馬融王肅曰莧陸一名商陸董遇曰莧人莧也陸商陸也是一是二迄无定論程傳曰莧陸今馬齒莧本義因之今按爾雅蕢赤莧郭注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夬上卦為乾乾為大赤故赤莧象之邱行可曰瓜生五月故於姤姤言瓜莧生三月故於夬言莧

姤 勿用取女舉正无女字 初六繫于金柅子夏傳作鑈蒼頡篇作檷王肅本作抳从手蜀才本作尼云止也

靖按王氏曰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孔疏曰柅之為物衆說不同王肅之徒皆謂織績之器婦人所用惟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究未審柅為何物今案考工記輪人為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玄云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記云容轂必

直陳篆必正即王注云必繫于正應乃得貞吉者也然則金柅在車下當即謂此物也

羸豕孚蹢躅 王氏曰羸豕謂牝豕也孚猶豫躁也蹢古文作蹄一作擲躅古文作躅

靖按說卦傳坎為豕性趨下又喜卑穢亦水畜也小雅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謂此也

九二包有魚 包古文一作庖荀爽本作胞 其行次且 下見夬 九五以杞包瓜 以舉正作似杞包瓜子夏傳作杞匏瓜薛虞記云杞即杞杞柳也杞性柔韌宜屈橈似匏瓜

靖按薛用敏彝器款式有員公彝銘曰員公作為子叔姜盥匜薛氏曰員員者古國名衛宏云與杞同說文云員長裾也蓋古者員與杞同以杞包瓜直是以衣長裾包瓜耳大戴禮夏小正云五月參則見乃衣瓜蔡西山注曰衣瓜以巾覆瓜也與易云杞包瓜同蓋姤為五月之卦以杞包瓜夏五月時也於周為七月豳風七月食瓜夏正乃衣瓜時也若本義所云高大之杞豈可以包瓜乎姤乾上巽

下坤內卦之上含章可貞來居姤初五在上而包
吝覆庇之不啻有隕自天也象曰至不舍命者下
卦巽巽以申命如商書盤庚所云丕從厥志續迓
乃命于天者是也先儒謂五之視初瓜也五以高
大之杞下包始生必潰之瓜含
晦章美靜以制之豈其然哉

萃　初六若號一握爲笑握傅氏作渥　六二孚乃利用禴
蜀才本作躍
劉瓛本作瀹
靖按王氏曰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居
聚之時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以省薄薦於
鬼神今按萃正王假有廟用大牲吉之時也豈二
之用禴獨利于省薄乎据竹書紀年殷帝辛六年
文王初禴于畢則禴爲文王所改以致其孝享之
意豈轉以薄爲利乎況周公作爻遵文王用禴之
制其不以薄
爲尚可知矣

上六齎咨虞翻李鼎祚本作資王氏注曰齎資咨嗟嘆之辭也

升歸藏易作稱鄭玄本作昇用見大人用古本或作利初六允升允說文作粇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孔疏曰六四處升之際下體三爻皆來上升可納而不可拒事同文王岐山之會今按王郎謂文王周公作爻辭乃在追王之後故也昭四年傳成有岐陽之蒐不聞文有岐山之會也

困

初六臀困于株木陸德明本作朮云張一反孔氏曰杌木謂之株也九

二朱紱方來紱鄭玄本作韍

靖按朱子曰二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今据儀禮士昏禮疏賈公彥曰易困卦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鄭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為土此二為大人

有地之象未上値天廚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已用也今解困于酒食者皆當從之張晏東曰朱紱赤紱皆行飾所謂天子純朱大夫赤者也二朱紱方來得君寵也五困于朱紱失臣翼也今解困于朱紱者皆當從之

九四來徐徐子夏傳作荼荼翟子玄本同云內不定之意王肅本作余余困于金車古本一作輿九五劓刖荀王陸本作臲卼京房本作劊刖說文云斷也鄭玄云劓刖當爲倪仉未詳利用祭祀古本一作享上六困于葛藟古本又作虆靖按詩樛木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延蔓生是二種也于臲卼說文作劓黜云不安薛本作劓杌

井羸其瓶羸蜀才本作累九二井谷射鮒射荀爽本作耶甕敝漏

說文作䉼云汲瓶也鄭玄本作甀云停水器也

靖按井谷射鮒陸氏釋文曰鮒魚名廣雅云鮒一名鰿今之鯽也文選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于井谷用之王氏注云二无應于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孔疏引子夏傳云井中蝦蟆呼為鮒魚也據莊子蛙跳梁于井幹之上日休乎缺甃之中又涸轍中有鮒魚當即謂蝦蟆耳馬援謂子陽為井底蛙是也若鰿魚何由在涸轍乎

上六井收荀爽本作甃

革　巳日乃孚王氏注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

朱子本義宗之

靖按黃石齋易象正曰古之為日左而尚柔右而尚強詩曰吉日庚午吉日維戊是皆右事也上辛

祀帝祭用丁亥是皆左事也然則武王克商以甲子昧爽先三日而誓師後三日而畢事旣來自商大告武成以庚戌柴望先三日而祀廟後三日而分封茲蠱用振民巽用申命庚甲之義其始于此歟曰詩書易象相爲表裏也武王戊午師逾孟津己未誓師辛酉再誓甲子又誓癸亥夜陳會朝清明故戊癸甲己周師之所取合也革之兩己則亦于是始也然則周以火德戊癸之合朝步自周與逾河陳郊太保卜洛新邑烝祭皆戊也未有用己者而曰己日何也曰自戊而己乃畢厥事矣克商之歲日至己未日月星辰會于北維越六日而受商命卜洛之歲甲寅而成位甲子而用書夫是六日則必有合之者矣然則易之所貴獨甲己歟曰乾甲而震庚震甲而兌庚或論其德或論其位甲己從化乙庚同氣易間取之聖人未之求也今按以己日爲戊己之己者與先儒頗有未協竊意己日乃孚言己革命之日乃信之非專指一日也沈約宋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諸侯八譯而朝者千

八百國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籩豆駿奔是已革命之日乃信之非專指一日言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本義曰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

靖按革下卦爲離荀九家離爲牝牛故初取象于牛也革上卦爲兌兌西方白虎之象故五上取象于虎豹也陸庸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鼎

初六鼎顛趾 孔氏疏曰趾足也

靖按豳風疏引易鼎卦注云无事曰趾陳設曰足此顛趾折足之不同也

九四其形渥 古本作刑剭鄭玄渥亦作剭

靖按王氏注渥沾濡之貌也既覆公餗體爲渥沾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

形渥凶也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鄭司農曰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剭之剭此則先鄭之誤也蓋屋誅謂不殺于市而誅于甸師氏屋舍中者非夷族也竹書周平王二十五年秦初用族刑至戰國時商鞅造參夷之法參夷夷三族也周公作爻時豈有剭誅夷族之刑哉漢書哀帝敘傳曰底剭鼎臣師古曰剭者厚刑謂重誅唐元載以罪誅史臣贊曰易稱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諒哉費氏古文易本作形渥俗儒改形爲刑渥爲剭豈不謬哉程傳謂所用匪人至于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則仍依經文解矣本義引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違經文而信雜說亦可以不必矣

震歸藏易作釐 震來虩虩荀爽本作愬愬 笑言啞啞言古本一作語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王氏注匕所以載鼎實孔疏曰先儒皆云匕形似畢但不兩岐耳以棘木

爲之長二尺詩云
有捄棘匕是也
靖按周禮太僕贊王牲事鄭氏曰牲事殺割匕載之屬賈疏曰云匕載者按易震卦象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云雷發聲百里者諸侯之象人君於祭祀之禮匕牲其餘不親彼諸侯親匕明天子亦然是以太僕得
有贊牲之事

六二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億古本又作噫躋古本又作隮

本義曰億字未詳又曰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

靖按初九以剛居下能以恐懼致福即是有德之人二以柔乘之假若傲尊陵貴則將自喪其資助而爲喪貝之象億讀如億則屢中之億謂意料其必然也乃二下乘于初初震而與之俱震一則震來虩虩一則震來厲則雖所處之地若躋于九陵之高苟躬自惕厲將向之億其爲喪貝者勿逐而

自得終未嘗有所失也至于得而无過七日者復下卦爲震七日來復故震二亦取象于七日得也唐書僧一行卦候議曰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跡不過極其正數七日而通矣此所謂七日得者以二之震厲如是其有得於初之資助者不遠而復如七日之來復也乾三之重剛以厲而无咎震二之乘剛以厲而有得厲者君子之所爲恐懼修省者也孔蹠以二之威嚴大行物莫之納雖復超越陵險必困於窮匱不過七日爲有司所得恐未然也觀爻象皆不言其凶吝從可知矣

九四震遂泥荀爽本作隊泥

六五億无喪有事王氏曰處震之時而得尊位斯乃有事之機也而懼將喪其位

靖按震往來厲雖危无咎矣億无喪者无喪即不喪匕鬯之謂逆料其不喪以其居中得主器宗廟而有事也有事者何春秋僖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又昭公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

武宮以有事
爲禘是也

艮歸藏易作狠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王氏注曰艮者不相交通之卦也背者无見之物也无見則自然靜止靜止而无見則不獲其身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靖按人之一身負陰而抱陽前見于面後盎于背背在于一身艮其身則未有不艮其背者艮止也止而說則咸其脢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云脢背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也弼注以爲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爲无志是猶未一于止也一于止則寂无所感而爲背者也背則所止在身後故不獲其身也身與人相背雖近而不能相見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弼注艮其背目无患也以目之不見故自不以所欲而動也

初六艮其趾荀爽本作趾六二艮其腓古本一作肥義同不拯其隨拯陸德明本作承王氏注曰隨謂趾也腓體躁而處止故不得拯其隨孔氏疏曰腓腸也在足之上拯舉也腓不得動則足无由舉九三列其夤鄭亢本作臏說文引作胂荀爽本作腎云互體坎爲腎厲薰心厲韓詩外傳作危薰荀爽本作動云互體震爲動虞翻本作閽云艮爲閽寺坎盜當門故厲閽靖按吳鍾會傳會常論易无互體

六五言有序虞翻李鼎祚本作孚

漸九二鴻漸于磐史記漢武帝紀引作般裴龍駒注水涯堆也漢書郊祀志亦引作般師古曰般岩之安者

靖按楊用修以漢武紀鴻漸于般意庶幾焉今本易作磐此因般字从石而誤果如楊說四鴻漸于木五漸于陵鴻又豈棲木棲陵者乎据水經注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次磐石即太公垂釣之處是磐石爲水次之大石鴻或漸之宜也

九三婦孕不育 孕荀爽本作乘

靖按郊特牲注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孔疏曰案漸卦艮下巽上九三爻與九五互體爲離離爲大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爲坎爲丈夫坎爲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顛覆故孕而不育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 王注曰鳥而之木得其宜也孔疏曰桷榱也之木而遇堪爲桷之枝取其易直可安也

靖按爾雅桷謂之榱郭曰屋椽邢昺曰桷一名榱梠沆云齊魯之閒名桷易曰鴻漸于木或得其桷

是也葢木之平柯似桷非直爲榱桷也

上九鴻漸于陸 本義曰陸當作逵謂雲路也

靖按陸當作逵其說本于范諤昌易證墜簡伊川用之今讀豳風九罭詩鴻飛遵陸毛傳曰陸非鴻所宜止漢初已有是說

歸妹 六三歸妹以須 荀爽陸績作嬬 六五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王氏注曰袂衣袖所以爲禮容者也其君之袂謂帝乙所寵也卽五也爲帝乙所崇飾故謂之其君之袂也配在九二兌少震長以長從少不若以少從長之爲美也故曰不如其娣之袂良也

靖按國風采蘋疏引少牢禮云主婦衣侈袂鄭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葢半士妻之袂以益之

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此夫人首飾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于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祿衣御序于君則以袂爲禮容者自有尊卑之別此云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者直謂以少從長之爲美非謂其娣袂可僭踰也

月幾望荀爽本作旣朢

上六女承筐无實鄭京本作匡云宗廟之禮主婦奉匡米

士刲羊无血王氏注曰爲女而承命則筐虛而莫之與爲士而下命則刲羊而无血不應所命也

靖按少牢饋食禮司馬刲羊鄭注云刲謂殺之曲禮云凡祭士以羊豕故此爻謂士刲羊也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鄭注幽謂血也禮器郊血大饗腥宗伯血祭祭社稷五祀皆以有血爲尚也士刲羊无血猶女承虛筐而无實也又按肆師職序其祭祀及其祈珥鄭讀祈爲

機謂羊血也

豐 初九遇其配主配鄭亡本作妃雖旬荀爽本作均劉昞本作鈞王注曰旬均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六二豐其蔀鄭亡薛仁貴本作菩云小席日中見斗孟喜本作主九三豐其沛古本或作旆子夏傳作芾鄭亡于寶同云祭祀之蔽滕日中見昧子夏傳漢書字林馬鄭本俱作昧字林云斗杓後星子夏傳云星之小者薛云輔星服虔云日中而昏也折其右肱姚信本作股

靖按三居下卦之上乃大臣象也處離明之極以應上六之柔暗勢燄逼主如牆慢蔽日當午而見昧宜明反暗豈可以當大事乎儀禮覲禮云事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賈公彥疏曰按易豐卦九三云折其右肱无咎鄭氏注云三艮爻艮爲手互體爲巽巽又爲進退手

而使于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于君君能誅之故无咎此所謂折其右股于豐三爻義爲更切也

上六豐其屋豐說文作豐云大屋也闚其戶說文作窺闃其无人闃从門內狊犬視貌或作具作貝皆非姚信本作闃孟喜本作窒

靖按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

旅

初六斯其所取災斯舉正作廝王弼注爲廝賤之役六二懷其資古一本有斧字得童僕貞童九家易李鼎祚本作僮九四得其資斧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張軌云黃鉞斧也張晏云整齊也應劭云齊利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云齋齋戒入廟而受斧巽同

靖按得其資斧者資即二所謂懷其資也弼注云資貨是矣斧所以斫除荆棘是矣若以爲齋戒而

受斧鉞何又我心不快乎

巽說文作顨石經作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王氏注曰申命令謂之庚

靖按學林云甲主仁先後皆以寬令示之庚主義先後皆以嚴令示之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

靖按巽二上兩爻皆言巽在牀下二用史巫紛若者注謂二能居中而施至卑于神祇非也蓋二既處下居中而又能巽與之言重巽申命如史巫之紛若耳豈曰享祀豐潔神必福我哉上喪其資斧蓋上之所資者斧斷之威也過巽則威命不行孔疏曰命之不行是喪其所用之斧以用字解資字則得矣此資斧與旅四之資斧不同不得依樣葫蘆也

兌九四介疾有喜王氏曰介隔也三為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閑

邪隔疾宜
其有喜也
靖按孔疏曰夫佞邪之人國之疾也四近至尊防邪隔疾今竊謂爾雅釋詁介大也三來求說四能商量裁制之未遑寧處而大痛疾之所謂疾惡如讐者疾如包咸論語注疾惡太甚之疾豈不爲上所喜
乎

上六引兌 王注曰以夫陰質最處說後靜退者也故必見引然後乃說也

靖按剝象曰剛柔變剛也兌上以陰柔之質而能說人其勢相引而進以柔而變剛將羣陽漸至剝落五比而信之所以爲孚于剝也若以爲能自靜退五何以孚于剝而云剝爲小人道長之謂乎

渙 歸藏易作奐 初六用拯馬壯 拯子夏傳作抍云取也 九二渙奔其
機 機古文一作機一作几按說文單狐之山多機木似榆又几也讀爲机非卉机木无枝也

靖按渙奔其机本義曰九奔而二机也据王弼注
机承物者也謂初也孔氏曰二俱无應與初相得
而初得遠難之道今二散奔歸初故曰渙奔其机
也程傳曰二目初爲机先儒皆以五爲初非也方
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机謂俯就也又按困初
臀困于株木孔氏謂釋株者杌木謂之株襄十年
左傳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
怒投之以机注机木作几又周禮司几筵注朝者
彫几聘者彤几机爲人所慿俯即几
也弼以二者奔就初爲奔其机者是也

六四渙有丘本丘姚信作近匪夷所思夷荀爽本作弟

靖按王注曰四得位體巽與五合志故能散羣之
險然處於卑任不可自專而爲散之任猶有丘虛
匪夷之慮所思不可忘也今按孔安國尚書序曰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九州所有皆聚此書
也則是丘當訓聚言渙四散其小羣與五合志乃
能聚羣策羣力以成大羣是渙也而轉有丘聚之

衆匪平常思慮所能及矣注疏謂散難之中猶宜有丘墟未平之慮爲其所思何以爲元吉乎

節　苦節不可貞　王氏曰爲節過苦則物所不能堪也物不能堪則不可復正也

靖按貞者聖人之所貴然猶有可貞不可貞焉其有可貞者損彖之可貞利有攸往无妄之九四可貞无咎是也其亦有不可貞者苦節不可貞是也黃石齋易象正曰甚矣易之辯也一貞也而愼之至曰利貞曰小利貞曰利女貞利堅貞利幽人之貞曰利君子貞不利君子貞夫貞非君子不能也而猶有利不利也故曰可貞亦聖人之所愼與也

中孚豚魚吉　本義曰豚魚无知之物至信可感豚魚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

靖按詩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鄭箋曰今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孰爲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孔疏曰豚魚吉者彼注云二體兌兌爲澤四上値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

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義所供養故吉易中孚疏曰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人君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皆及矣是皆以豚與魚爲二也其實卦所謂豚魚乃江豚也山堂肆考曰江豚俗呼拜江猪狀似豚鼻中有聲腦上有孔噴水直上出入波浪中見則有風以其腦中有井故又名井魚本草陳藏器曰江豚生江中狀如海豚而小出沒水中舟人候之占風此風澤之卦所以取象於豚魚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他陸德明本作它王弼同王注曰虞猶專也志未能變繫心于一故有它不燕也

靖按禮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也又儀禮士虞禮曰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哀薦曰成事疑中孚所謂虞吉即此時哀敬之志猶未變故雖有

它不燕也以虞訓專未聞也

九二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古本一作縻埤蒼同云散也陸績本作𢾽京房本作劘楊用修云靡音摩叶其子和之相觀而善謂之摩鶴鳴以相和以相摩成德子夏易說也六月幾望幾京房本作近荀爽月作既

小過 九四弗過遇之本義曰弗過遇之言弗過于剛而適合其宜也或曰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

靖按王氏曰雖體陽爻失位在下不能過者也故得合于免咎之宜故曰弗過遇之胡雙湖曰弗過過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過乎陽反過乎陽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王注曰夫雨者陰在於上

陽薄之而不得通則烝而為雨今艮止於下而不交焉故不雨也公者臣之極也五極陰盛故稱公也弋射也在穴者隱伏之物也過小而難未大作猶在隱伏者也

靖按周禮司弓矢職云矰矢茀矢用諸弋射鄭貞注二者皆可以弋飛鳥詩云弋鳧與鴈此蓋以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取諸弋周禮夏官有穴氏鄭注穴摶蟄獸所藏者是亦取彼在穴之類也西郊謂周也以西郊為地褊小潤澤不能遠施故雲雖密不雨也公謂文王也王用享于西山據追王之後言此只言西郊謂估冒顯于西土時也竹書紀年殷王武乙三年命周公季歷賜以岐邑嗣後皆襲稱公矣非陰盛稱公之謂

既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王注繻宜日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

靖按竹書紀年周昭王十九年喪六師于漢王陟水經注曰沔水逕江夏雲杜縣東又東逕左桑昔

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渡沔中流而沒死
向使為後嗣者遵前人之戒而世守之烏有此患
哉是亦不
占而已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本義曰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
如此
靖按詩小雅天保禴祠烝嘗孔疏曰自殷以上則
禴禘烝嘗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
禴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
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則
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今按
竹書紀年殷帝辛六年文王初禴于畢則禴自文
王始矣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言周制也漢
郊祀志禴作瀹師古曰西鄰文王也東鄰紂也故
曰當文王
與紂之事

未濟本義曰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

靖按王伯厚易考異曰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有蓋程子未曾看雜書今按唐孔氏疏曰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位正又曰中以行正者釋九二失位志行者釋九四失位三陽失位本出於孔氏易疏一以爲得之成都隱者一以爲出火珠林何也

經言拾遺卷之二

未濟本義曰卦之六爻皆
失其位故爲未濟
補按王伯厚易考異曰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
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有益程子未會看猶
者今按唐孔氏正疏曰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位
下又曰中以行正者釋九二失位志行者釋九四
未位三陽失位本出於孔氏易疏一以爲
得之成都隱者一以爲出火珠林何也

經言拾遺卷之三

當塗　徐文靖位山學
侄壻毛大鵬雲翼訂

彖傳上

靖按赤雅曰彖耳溉溉其大如掌行動鼓舞有歎悅發揚之意狀似犀而角小居草茅而知吉凶東越謂之茅犀聖人解易而云彖蓋以此也

乾彖大哉乾元孔氏正義曰以元大始生萬物故曰大哉乾元

靖按朱子乾卦本義曰元大也易見非之曰如必元之謂大大哉乾元爲大大哉乾大也凡六籍之稱元皆取諸長不謂大也元后作民父母言長民也元首明哉不謂大首也元年春王正月不謂大年

也大與元相去千里故周公之占爻也別之為元吉大吉然元之訓大不始于朱子也詩元戎十乘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禮文王世子一有元良萬邦以貞鄭注曰元大也漢董仲舒傳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大有元亨王弼曰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元皆訓大不始朱子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 王氏曰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

坤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靖按馬八尺以上曰龍則馬亦龍也坤稱馬而不稱龍所以尊乾也龍戰于野則馬而疑于龍矣

乃終有慶 乃漢志作迺

靖按坤三无成有終程傳曰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竊以爲无有成見于胸惟盡瘁竭力以有終耳无成有終即所謂乃終有慶者乎

屯

天造草昧草班固幽通賦作屮宜建侯而不寧鄭讀而曰能

靖按應劭曰天道始造萬物草創于冥昧之中各正其性命者也竊謂聖人畫卦首以乾坤兩儀也草昧之時一太極生兩儀之後而當吉凶生大業時也時宜建立諸侯以撫恤萬方而不得安居无事故漢書元帝初元詔所謂不敢荒寧者是也

蒙

童蒙求我志應也孔疏曰以童蒙闇昧之志而求應會明者故曰志應也

靖按童蒙之志以闇而求明而我輒如其志以應之是一如抱筮問卜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故以爲筮告也志應也

需險在前也孔疏曰由險難在前故有待乃進也

靖按天下之至險者莫如水人以為弱而玩之聖人以為險難而需之夫需者事之賊也適識時務者不敢以輕於一試其曰剛健而不陷其曰利涉川有功所謂德行恒易以知險者也

位乎天位上位字鄭音涖

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孔疏曰若以訟事往涉于川即必墜于深淵而陷于難也

靖按易象正曰易之涉大川者七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七者皆德也頤之復未濟之咼則猶不足語此也需蹇而樂同人安而辨蠱治而知戒大畜寛而通益擾而溫渙明而緩中孚信而不億此七德者訟皆无有而以之終事難矣詩有之如臨深淵書有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持此以為

戒則庶乎有孚窒惕者矣否則其有不入于淵者幾何

師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王注曰毒猶役也

靖按殷歸藏易小畜作毒大畜作毒毒蓋古畜字耳象曰容民畜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毒讀爲畜可也詩有曰式譌爾心以畜萬邦其畜天下之謂乎

比　後夫凶其道窮也王注曰將合和親而獨在後是以凶也

靖按和親者象所謂親諸侯也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是也衆姓之親比既成而已獨後之是乃比道之窮也

小畜　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孔疏曰必云在西郊者若在國都雨雖未落猶有覆蔭之施不得云施未行今言在西郊去施遠也

靖按竹書紀年曰殷王帝辛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周時居岐山之陽在太行洹水之西於紂都為西郊周雖欲為陰雨之施而所畜尚小不能行遠故雲密而雨未下即施之未行也春秋僖公三年正月不雨穀梁傳曰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傳曰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有志乎民而施未行者時未可也

履　履帝位而不疚 陸績本作疾

泰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 孔疏曰內健則內陽外順則外陰內陽外陰據其象內健外順明其性此說泰卦之德也

靖按京房易傳曰陽氣內進陰氣外降升降之道成於泰象其象為君子升而小人降也

否　內柔而外剛 孔疏曰欲取否塞之義故內至柔弱外禦剛強所以否閉若欲取通

泰之義則云內健外順各隨義爲文故此云剛柔不云健順

同人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王氏曰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

靖按彖辭同人凡四見其言卦名同人者以二爲同人之主得位得中而應乾乾故能上同九五而爲同人也旣並爲同人于門于宗于郊皆同也而必曰同人于野亨者涉川非二所能以九五乾健居中之所行也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於此辭有同人曰三字相連適因而用之未可知也且辭義與解相似解彖曰解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是也

大有　應乎天而時行王氏曰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

靖按同人應乎乾此云應乎天疏引褚氏莊氏云六五應乾九二亦與五爲體故云應乎天也此則言乾言天之別也

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 福京房本作富後漢劉修碑同

靖按謙與驕相悖象獨舉盈者何也盈滿也書有之曰謙受益滿招損此象之獨舉盈也

豫 四時不忒 京房本作貣 豫之時義大矣哉 孔疏曰歎美爲豫之善言於逸豫之時其義大矣此歎卦也然歎卦有三體一直歎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二歎時并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歎時并義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今所歎者十二卦若豫旅遯姤凡四卦皆云時義隨之一卦亦言義義取隨逐其時故變云隨時之義大矣哉睽蹇坎三卦皆言時用按睽卦注云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用蹇卦亦云非小人之所能用則是大人能

別故云大矣哉不云義也坎卦時用則與睽蹇稍別故注云非用之常用有時也謂坎險之事時之須用利益乃大與睽蹇時用文同而義異也解之時革之時頤之時大過之時此四卦直云時不云義與用也按解卦注云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惟大過稱時注云君子有爲之時故直稱時不云義

靖按南史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又南齊書張緒傳緒長於周易見宗一時嘗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所有時義是其一也當是謂六十四卦其云豫之時義遯之時義旅之時義姤之時義者四卦而已七事九事未知孰是今按晏嘗言易義精了所不解易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易九事皆明則緒傳所云七事當爲九矣

隨

隨大亨句古一本有利字舉正同而天下隨時時王肅本作之鄒德溥云

古篆之爲出
時爲旹傳誤
隨時之義大矣哉
王肅本作之時鄒
云因上文之誤
靖按晉武帝革命論曰各得其運而得天下隨時
之義大矣哉魯褒錢神論曰易不云乎隨時之義
大矣哉皆作隨時鄒
氏之說未足据也

蠱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孔疏引褚氏云蠱者惑也
物既惑亂終致損壞當須
有事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拯拯危難往當
有事故利涉大川此則假外象以喻危難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王氏曰甲者創
制之令也創制
不可責之以舊故前之三日後之三日因
事申令終則復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
靖按前漢書武帝本紀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
至天子親郊望見太一修天文壇辛卯夜若景光
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
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應劭曰先甲三

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王者齋戒必自
新臨事必自丁寧故朱子本義宗之

臨 剛浸而長 本義曰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爲臨

靖按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朱子注曰
浸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
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處特然好王伯厚曰愚
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
長爲泰自遯而長爲否浸
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觀 大觀在上 王氏注曰下賤而上貴也

靖按易義以陰爲小陽爲大觀以二陽居四陰之
上爲下所觀故曰大觀在上也不必謂在上旣貴
故在下
大觀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王氏注曰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

不忒不見聖人使
百姓而百姓自服
靖按觀天之神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聖人以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鼓之舞之之謂神也

噬嗑　柔進而上行　王注曰謂五也凡言上行皆所
之在貴也孔疏曰凡言上行但
所之在進皆曰上行不是惟向五位乃稱上行也
此云上行及晉卦彖云上行既在五位而又稱上
行則似若王者雖見在尊位猶意在欲進
仰慕三皇五帝可貴之道故稱上行者也
靖按柔得中而上行者蓋謂二也二以柔乘剛而
處中得位今進而上行居五亦以柔乘剛而處中
所謂柔得中而上行也在二以柔居陰爲當
位五以柔居陽雖不當位猶不害於用獄也

賁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郭京據王弼本天文
也文上有剛柔交錯
四
字

靖按上文王注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又於天文下云剛柔交錯而成文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今按天文人文悉承上兩文字來以乾之九二分居於賁之五位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也乾爲天是天文也以坤之六五來居於乾之九二所謂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人文也下體爲離上體爲艮文明以止也上當指六五言不當指上六也

剝

剝剝也 舉正有落字

靖按孔疏曰剝者剝落也今陰長變剛剛陽剝落舉正之說本此

復

朋來无咎 王注曰朋謂陽也

靖按坤彖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孔疏曰東北喪朋者以陰而詣陽初雖離羣乃終久有慶善也坤

純陰十月之卦至十一月一陽生則是向之喪朋者今復來矣无疾而有慶又何咎焉

七日來復天行也王氏注曰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以天之行反復不過七日

復之不可遠也

靖按孔疏曰剝盡至來復是從盡至來復經七日也觀注之義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意但于爻省略不具言今按後漢書郎顗傳曰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崔瑗傳曰明京房易傳六日七分僧一行卦候議曰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歷謬矣又京房減七日三分爲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夫陽精道消靜而无跡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安在益其小餘至七日而後雷復地中乎其說與王氏注同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本義曰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

萬物未
生時
靖按周易大全或問天心无改移謂何朱子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章本淸圖書編曰以一日言起于子則爲子時出卯入酉則時爲卯酉歷十二辰而爲日一日如是日日如之而每日起于子中者无改移焉以一月言晦朔之間日與月交會于壬子則爲朔周三十日而爲月一月是月月如之而每月交於子中者无改移焉以歲言冬至一日與天會於子故十一月建子周十二月而爲歲一歲如是歲歲如之而每歲會於子中者无改移焉可見歷數以日爲主算歷數當以子中爲主而其有改移者天之宿度與星辰之次舍不齊耳日起子中子曷嘗有過不及哉堯時日短星昴冬至日在虛固虛爲子中矣夏商在女周在牛漢至宋在斗元在箕今歷冬至箕三四度矣何亦以子中爲定位乎曰天度寄移惟其一日過一度也積一歲過三百六十五度積而至於六七

十年則實移一度矣其實左旋而過之者日之起子終亥者无改移也試以今歷太陽行度言之列宿三十餘度爲一宮十一月冬至日躔析木寅宮矣也自至日積之三十日則過三十度而移一宮矣故十二月日躔星紀非丑宮乎然其所以躔丑宮者由天之過度星紀適當乎子非日過丑宮與月交也自十一月起子積至來歲十月建亥則過三百六十五度移十二宮而一周矣故十二月日躔大火非卯宮乎然其所以躔卯宮者由天之過度大火適當乎子非日過卯宮與月交也知一歲太陽之躔度則十百千歲可知矣堯時日躔虛宿由虛宿恰當子宮本位也從此天度寖移積數千百年歷虞夏商周冬至日躔經女越牛去虛宿遠矣由天之過度牛女各適值子宮故日與天會由當日正值牛女之宿也而其會於子者何異堯之時哉又從此寖移數百千年歷漢唐宋元冬至日躔經斗越箕去虛宿愈遠矣由天之過度各適值子宮故日與天會當時皆值箕與斗之宿也而其會

于子者何異堯之時哉若謂日躔於箕乃日之實過於箕則今歴冬至當在建寅之月矣曷爲仍在建子之月也可見容移者天之度而日位子中不可得而易也

无妄 動而健舉正有愈字 天命不祐陸德明本作佑馬融本作右云天不右行

大畜 剛健篤實句虞翻如此讀 輝光日新句鄭亖虞翻如此讀 能止健大正也王注曰健莫過乾而能止之非夫大正未之能也

靖按能止健承上文剛健篤實言艮惟篤實故能止乾惟剛故能健上分言乾艮之德至此而合美之曰能止能健以其所畜者大而正也涉川應天乾爲天天行健言以下體之艮應上體之乾故以爲應天也止健並重以能字冠之美其能也何當云能止其健非大正不能

頤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孔疏曰有如虞舜五人周武十人漢帝張良齊君管仲此皆養得賢人以爲輔佐此養賢及萬民之義也

靖按天地養萬物如說卦曰動萬物者雷橈萬物者風燥萬物者火說萬物者澤潤萬物者水終始萬物者艮之類是也聖人養賢以及民如周官曰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各率其屬以阜成兆民之類是也

大過　本末弱也　弱古本一作溺王注曰初爲本而上爲末也

坎　習坎重險也　舉正按王弼本習字上脫坎字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王注曰言自天地以上莫不需險也

靖按周禮夏官曰掌固司險鄭氏曰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是設

險于國者未有不先設險于野者也

離

離麗也古作丽說文作麗百穀草木麗乎土王肅本作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靖按離為大腹懷陰氣而有孕育之象故為牝牛說卦坤為腹為子母牛猶是也離二五並柔而得中正特有牝牛之象耳疏云以牝牛有中正故則未免有辭晦之病矣

經言拾遺卷之三